



心灵微品

王永福

小巷悠悠深几许

——一首诗引起的联想

近日，翻阅《世界最美的诗歌》，中国现代诗人戴望舒的《雨巷》再次映入眼帘：

撑着雨伞，独自
彷徨在悠长、悠长
又寂寥的雨巷
我希望逢着
一个丁香一样的地
结着愁怨的姑娘

她是有
丁香一样的颜色
丁香一样的芬芳
丁香一样的忧愁
在雨中哀怨
哀怨又彷徨

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
撑着油纸伞
像我一样

像我一样地
默默彳亍着
冷漠、凄清，又惆怅
……

诗悠而美的意境，展现了雨的凄清怨愁，将诗人的彷徨孤寂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失望、彷徨，一咏三叹，创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古典美，让读者浮想联翩，美不胜收……

作家凭借这一首诗震惊文坛，获得“雨巷诗人”的美誉，此诗更是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绝唱。真乃一首诗成就一位诗人。

同时，一首诗也提高了一座城的知名度。一提到“雨巷”，人们就会联想到江南水城苏州，仿佛走进了悠长的小巷，走进了一种诗的境界，让你浮想联翩。有人说没有走进苏州小巷，就等于没有到过苏州，信哉斯言。因为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

的风貌特征，苏州的典型特征，就是一条条悠长的街巷。

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。”没有悠长的小巷，苏州难为苏州；没有小桥流水，苏州难为苏州。苏州美就美在深巷悠悠、小桥流水，让人流连忘返……

记得我最早知道苏州这座江南水城，还是在牟平一中读初中时。我在文学爱好者喜爱的文学期刊《萌芽》上读到了作家陆文夫的小说《小巷深处》。作品的女主人公徐文霞因误会而紧闭大门，将男友张俊拒之门外。男友心急之下，深夜在恋人门前拼命地敲门，“那性急的敲门声，在空寂的小巷子里，引起不平凡的回响”。从此，我将苏州小巷的悠长刻印在了脑海里。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到苏州出差，我都会到苏州的小巷里转悠，深深地领略江南小城特有的诗意美……



哲理小簿

张铁鹰

孔子究竟怎样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

朋友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副联：“积跬步以至千里，凌绝顶而小众山。”字是有些名气的书法家所写，值得欣赏。可我因为不懂书法，所以更关注上下联的内容。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联“积跬步以致千里”，化自荀子《劝学篇》的“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”；而下联“凌绝顶而小众山”，则出自《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》的典故。

我这么说，在场的人没提出异议，只是有位朋友认为，更准确地说，“凌绝顶而小众山”是出自林则徐的《出老》诗：“海到尽头天作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”如日东山能再起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”

泰山在齐鲁两国之间，其南面属鲁国。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鲁国度过的孔子，便与泰山有了无法割舍的关系。在有关故事中，流传最广的当数“苛政猛于虎”。《礼记·檀弓》载，一次，孔子到齐国去，路过泰山的侧，见一妇人在墓前痛哭，便使子路问之。妇人说，她的公公、丈夫、儿子先后命丧虎口。孔子问她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不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呢？”妇人说：“这里虽有猛虎，但是没有繁重的苛税。”孔子听罢，对子路感慨道：“苛政猛于虎也。”

泰山有一地方，名“孔子登临处”（亦有人称其为“孔子小天下处”），位于今泰

山红门官南，其跨道石坊柱联曰：“素王独步传千古，圣主遥临庆万年。”关于“孔子登临处”的来历，汉·王充《论衡·书虚》载有“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”的故事。有一天，孔子与弟子颜回“俱上鲁泰山”，在山顶，纵目南眺，孔子竟见“吴阊门外有系白马”。他当即指给颜回看，并问“若见吴阊门乎”？颜回答说看见了。孔子又问，吴阊门外有什么呀？颜回以“有如系练之状”作答。此故事后世有所变化，如唐·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云：“孔子登山，望吴阊门，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。今置曳练坊及望舒坊，因此。”

古时，大概站在泰山上，能够看到苏州。东汉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就说，“泰山吴观者，望见会稽”。所谓“吴观”，就是在泰山上看得到吴地。秦汉时，现在的苏州属于会稽郡。既然他人能看到会稽郡，那孔子说他在泰山上看见了吴门，应该也不让人意外。明·谢肇淛《泰山》诗曰：“独立苍茫黯自愁，天边落木正逢秋。片云长自依孤阙，一气谁能辨九州。马向吴门摇匹练，屣从沧海起层楼。山河指点东南尽，咫尺应同万里游。”

无论是“凌绝顶而小众山”，还是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，它们都源于孟子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（《孟子·尽心章句上》）之说。关于孟子的这句话，有人确实解释为，“孔子上了东山，便觉得鲁国小了；上了泰山，便觉得天

下也不大了”（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）。只是，像孔子这样的哲人，说出口的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会是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之意吗？

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，那么，孔子就是一个自高自大之人。事实是，一生自强不息的孔子，“置身最高处，扶开广厦。入眼既空明，襟襟亦潇洒”（明·王在晋《孔子小天下处》）。显然，有人之所以将孟子的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误解，是因为忽略了其后面的话：“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”

其实，孔子的“小鲁”，不是自以为“鲁”很“小”，而是自觉在“鲁”国面前，个人显得很“小”；“小天下”也不是自认为“天下”很“小”，而是自己在天下面前显得很“小”。也就是说，登上了东山的孔子，认识到自己在鲁国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；登上了泰山的孔子，视野更加宽阔，他看到了天下的无垠，认识到自己只是沧海一粟。

泰山居五岳之首，称为岱宗。孔子喜欢泰山，也爱登泰山，不然，临近生命终点时，他也不会歌曰：“泰山其颓乎？梁木其坏乎？哲人其萎乎？”（《礼记·檀弓》）。李斯说：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”（《谏逐客书》）；苏轼说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（《前赤壁赋》）。无疑，他们都读懂了孔子。

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”（清·汪志伊《登岱诗》）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；哲人不萎，精神永存。



光阴故事

王忠民

当兵轶事

驻守着我们部队的官兵。到这些地方执行放映任务，要先坐一段公共汽车，然后再倒“绿皮火车”，下了火车还要再徒步几公里路。

那是1974年的盛夏时节，我和组长王三喜到守桥部队巡回放映。下午3点多钟，我们在一个叫“枫泾”的小站下了火车，各自肩背手提着四五十斤重的放映器械（16毫米放映机、音箱、扩音器、影片等），往1号大桥赶。天气闷热，酷暑难当。走了不到10分钟，我的军衣已被汗水浸透，更无奈的是背包带勒进肉里带来的刺痛。我感觉身上越来越重，腿越来越沉，脚步随之慢了下来。“怎么样小王，能坚持吗？”“报告组长，能坚持！”王组长鼓励的眼神，给了我力量，打起精神咬紧牙关跟了上去。

“江南的天，小孩的脸——说变就变。”刚才还是晴空烈日，转眼就下起了雨。“放映机就是放映员的武器！”我俩赶紧拿出雨衣，连人带器械包裹了起来，可顾不了上头顾不了下头，我们腰部以下只能暴露在外面。雨越下越大，山路变得泥泞，我和王组长相互搀扶着，一蹶一滑地往前走……

到达部队驻地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看着淋得“落汤鸡”似的我们，高连长和杨指导员赶紧让通讯员找来两套军雨衣，又吩咐炊事员烧了几碗姜汤，还专门为我们包了饺子。喝下姜汤吃了饺子，我才感觉身上热乎了点。顾不上休息，我和王组长就在饭堂里架起机器，挂上银幕，开始工作起来。那晚放映的是故事片《闪闪的红星》和《渡江侦察记》，官兵们看得津津有味、兴致勃勃……电影散场时，已是夜里11点多了。

按说，事情到此就结束了，可后面发生的一幕却让我始料未及。许是淋雨加上疲惫所致，夜里1点多，我突然发起了高烧，体温“噌噌”升到了41度，服下卫生员开的退烧药也不管用。这可急坏了王组长和连干部。“不能再耽搁了，赶快送医院！”高连长果断决定。于是，王组长和两名老兵为我裹上棉大衣，用连队的三轮车（也只有三轮车才）载着我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，急星火四将我送往十几里外的苗江公社卫生院。

好巧不巧，在经过一个大上坡时，三轮车的链条突然断了。这黑灯瞎火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，可咋整？只好一名战士在前面拉，王组长和另一名战士在后面推……烧得晕晕乎乎、蜷缩在三轮车里的我，恍惚听到他们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息声，还有王组长“使劲！快点！”的焦急催促声……

凌晨两点多钟，我们赶到了卫生院。医生诊断是“肺炎初期”，好在送来及时，赶紧为我用上了抗生素。王组长和那两名叫不上名字的战士忙前忙后，对我照顾有加……第二天，烧一退下来，我就要求出院，继续完成几站点的放映任务。

二

老沪杭线串联起的N座铁路大桥，长年

林海平



心香一瓣

童年的纸飞机

那时节的阳光总是金灿灿的，像融化的蜜糖，从教室的玻璃窗斜斜地渗进来，在水泥地上铺出一块块菱形的光斑。我们的课桌底下藏着秘密——用作业本折成的纸飞机，机翼上还残留着数学公式的痕迹。

教数学的老徐永远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像是能洞穿一切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完成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飞行表演。当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吱呀作响时，一只纸飞机便从第三排悄无声息地起飞，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精准地降落在教室后方的废纸篓里。紧接着是第二只、第三只……直到老徐突然转身，所有动作戛然而止，只剩下满教室故作镇定的面孔。

纸飞机最妙的不是飞，而是折。我们这群孩子各有各的独门绝技。小胖的飞机总是头重脚轻，刚出手就栽跟头；阿明的飞机能飞出令人惊叹的直线，却缺少变化；而我的飞机最擅长回旋，能在空中划出完美的圆圈，最后神奇地回到起点。每当下课铃响过，操场就成了我们的试飞场，五颜六色的纸飞机在蓝天里交织出童年的轨迹。

记得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，操场边的梧桐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。我和阿明约定，要用纸飞机比赛谁能先触到那棵最高的梧桐。我们花了一整个午休的时间，精心折制各自的“战机”。我的飞机用了两张作文纸叠在一起，机翼特意折出上扬的弧度；阿明则从美术本上撕下最厚实的纸，在机头上加了小小的配重。

“预备——”小胖拖着长音当裁判。春风突然变得调皮，卷着地上的尘土打了个旋儿。就在这阵风里，我们的飞机同时腾空而起。我的飞机果然不负众望，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，眼看就要碰到最高的那枝树梢，突然一阵横风吹来，飞机猛地一歪，直直地栽向教学楼的方向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从三楼那扇永远开着的窗户飞了进去——那是老徐的办公室。

接下来的课，我的腿一直在课桌底下发抖。老徐讲课的声音时远时近，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不是公式，而是一架架纸飞机的形状。下课铃响时，老徐突然说：“今天的作业，每人写一篇《我的梦想》。”他顿了顿，镜片后的目光扫过教室，“要用作文纸写。”

放学时，我在走廊上遇到了老徐。他手里拿着一叠作业本，最上面赫然的是我的纸飞机，已经被压得平平整整。“飞得不错，”他突然说，“就是着陆技术差了点。”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走远的背影，发现他的公文包没有完全合上，露出一角彩色的纸——那里分明躺着好几架造型各异的纸飞机。

多年后，我在旧书摊偶然翻到一本泛黄的《空气动力学》，扉页上有一行小字：“给所有梦想飞翔的孩子——徐”。书里夹着一张已经发脆的作文纸，上面是我稚嫩的笔迹：“我的梦想是造一架真正的飞机。纸的背面，是当年那架纸飞机留下的折痕。”

梧桐树依旧在春风里摇曳，而我们已经长成了不会折纸飞机的大人。偶尔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到一片被风卷起的纸屑，恍惚间总觉得那是一只迷路的纸飞机，正在寻找当年那个放飞它的孩子。